

谭元春及其著作

陈杏珍

谭元春，字友夏，明代湖广承天府竟陵县（今湖北省天门市）人。生于明万历十四年（公元1586年），卒于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。谭元春为中国古代的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，明末竟陵文学流派的领导者和代表人物。万历四十二、四十三年间，谭元春与竟陵派另一个领导人物钟惺（1574—1624）评选唐诗，刊行了《唐诗归》三十六卷；评选隋以前诗，刊行了《古诗归》十五卷，数年之后，《诗归》盛行于世，家传户习，钟、谭名震一时。钱谦益、朱彝尊形容当时的盛况时说：“《诗归》既出，纸贵一时”^①，“承学之士，家置一编，奉之如尼丘之删定”^②。但自此之后，褒贬不一，攻讦者则冒之“寡陋无稽，错缪叠出，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筴以攻其短”^③，“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，古来诗法于是尽亡”^④。清乾隆以后，《诗归》被官方列入禁书。

众所周知，竟陵派的作品和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被否定的。钱谦益、朱彝尊等大家把谭元春及其作品视为异端，斥为“诗妖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沿袭钱、朱等人的旧说，斥责谭元春“好行小慧”，是“小人而无忌惮者”；讥评谭作“诡僻”、“纤仄”，把明末的一些不良诗风，全部归咎于竟陵派。自此，作为正统定论，竟陵派和谭元春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一直遭受冷落，受到不同流派作家的一致攻伐。其间，虽然也有人写过一些为竟陵派和谭元春辩解的文章，但终不能改变局面，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又

有学者为竟陵派辩护，也未能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^⑤。笔者认为，就谭元春的全部著作而言，有特色，有成就，应是精华为主，他在文学史上是有贡献的，其文学理论不失为一份珍贵的遗产，值得今人研究借鉴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竟陵派和谭元春屡遭厄运呢？笔者认为：一、《诗归》的编选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钟、谭之所以要编选《诗归》，是由于“伤风雅之沦丧”，欲变革文风。在《诗归·序》中，他们指责当时文坛一些人不“求古人真诗所在”，一些“大家”，选诗时“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、便于口手者”。钟、谭的批评会触怒这些“大家”，而钟、谭的评选也确有犯忌的地方。蔡复一曾忠告谭元春：“《诗归》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，宜删去一二。”^⑥谭元春自己也说：《诗归》出版后，“几以此得祸者数矣”^⑦。二、正直的为人和耿介的作风使谭元春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钟、谭本性“孤迥”。钟惺“为人严冷，不喜接俗客”^⑧。他“不与世俗人交接，或时对面同坐，起若无睹者。仕宦邀饮，无酬酢主宾，如不相属，人以是多忌之”^⑨。谭元春虽不像钟惺那样外露，但同样厌烦俗客，他在《答李长叔表兄》一信中，发泄了对俗客的不满。他不愿结交名人，钟惺为他刻诗南都，他戒钟惺“勿乞名人一字为序”^⑩。这样，他们必然失去一些人的支持，而这些人往往有一定的权势。谭元春很厌恶宦官专政，他在作品中揭露宦官的跋扈，为惨遭魏忠贤杀害的杨涟等人作序，为反抗魏忠贤的名臣周嘉谟写祭葬诗，虽说诗文写在杨、周等人平反之后，但仍会遭到社会上恶势力的反对。谭元春敢于为一些遭遇不幸的小人物如魏太易写诗立传，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，他为牺牲在抗清战场上的兵部侍郎刘之伦作传，也揭露了朝政的腐败，这类作品也是要得罪一些要人的。三、谭元春的作品和创作主张不合正统文人的口味，遭到他们的嫌弃。他主张创新，反对墨守陈规，如他和钟惺都喜欢用短句、迭句、迭字和虚词，有诗歌散文化、散文自由化的倾向，这种文风是难以被主张声律的人们所接受的。谭元春还把家常叙事话语引入诗歌，在

诗中聊家常，这类诗歌也会遭到指责。他又把深奥的议论文话题纳入诗中，这类诗歌难免会奥涩难解。改革本身就会遇到阻力，加上他的诗文中也确有一些败笔，遭到攻讦也就不足为怪了。钟、谭去世以后，有些文人借竟陵之名来标榜自己，或假托钟、谭之名出版著作，也坏了钟、谭的名声，为反对派提供了口实。四、谭元春天性喜山水，爱交游，他经常在江山幽胜之地聚朋会友，组织诗文社，吟诗作文。在复社兴盛的时候，谭元春和四个弟弟都加入了复社，他的朋友孟登诞先、周圣楷伯孔、谭如丝素臣、万时华茂先、刘斯陞士云等也都加入了复社。复社领袖张溥、成员徐汧等都曾大力鼓吹谭的诗文。文人社团能烘托文章声气之盛，而一旦发生党祸，又有灭没的危险。明末，竟陵派已是危机四伏，清代禁止民间结社，不会肯定爱交游的谭元春。在谭的作品中，有祭奠抗清将士的诗文，有斥骂清人的词语，如“蠢虏”等，这些犯忌的地方，只要出现几处，就足以使全书遭到禁毁。五、自清朝以来，古典文学界对明末作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，学者往往因循旧说，人云亦云，或者笼统评说，一笔带过，许多断语往往与实际不符，甚至大相径庭，对谭元春的评介也是如此。谭的著作遭禁以后，许多诗文散失，研究者缺乏资料，谭元春难以摆脱已有的定论，当是情理中之事。

由此可见，收集、整理、出版、研究谭元春的著作，对谭元春和竟陵派的人物、作品、理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谭元春一生著述丰富，但传世本中只有选集《谭友夏合集》和《谭子诗归》稍为流行。下面介绍知见谭元春诗文著作版本的佳世情况。

谭元春猝死于赶考旅途中，遗著因无人收集而散失，其弟谭元声仅收集到他的部分遗著付刻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人编辑他的全集，他的诗文现在还不能见到全貌。

《千顷堂书目》是著录明人文集的权威性书目，著录谭的《岳

归堂集》十卷和《鹄湾文集》□卷，但未说明这两部著作是诗是文还是诗文俱有。清代大藏书家徐乾学家藏谭氏的著作，今查两部徐氏《传是楼书目》，其中一部著录谭的著作与《千顷堂书目》相同，另一部则著录《谭子诗归》十卷、《鹄湾集》十四卷、《岳归堂集》十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存目》中著录《岳归堂集》十卷、《谭友夏合集》二十三卷、《谭子诗归》十卷。现存谭的著作中，没有名为《岳归堂集》的作品，存本有：

《岳归堂合集》十卷，明刻本，北京图书馆藏，传本罕见。本书是谭元春的早期诗集，它将谭的《虎井诗》、《西陵草》、《秋寻草》等诗集汇编在一起，大半为游览之作。本书缺目录，但版刻较早，编排较严谨，校勘较精审，版印也精美，在谭的现存著作中属上乘质量。

《鄧庵订定谭子诗归》十卷，明刻本，本书内容与《岳归堂合集》大致相同，稍有差异，似《岳归堂合集》的别行本，订定者鄧庵，不详。

《鹄湾集》□卷，明刻本，湖北省图书馆藏，今存卷一至卷九，自卷九起后半部分残缺，现存者均为散文，传本罕见。

《新刻谭友夏合集》二十三卷，明张泽等评，明崇祯六年张泽刻本，还有几种翻刻本。本书在谭集中流传较广，影响较大，是谭的诗文选集，它选辑了《岳归堂新诗》五卷、《鹄湾文草》九卷、《岳归堂已刻诗选》八卷，诸稿自序十一篇。初印本较好，后印本、翻刻本版印模糊，文字讹误也多，卷帙编排也有错乱的地方，其中还有一种类似抽印本的版本，把每卷的诗文都删削一部分，而未作任何说明。

《鹄湾未刻诗、古文》，谭元春的三弟谭元声编辑，明末刻本。本书辑了谭元春生前未及编收的诗文，主要是晚年在两湖、江浙等地游历的作品，以交游诗文和书牋为主，传本罕见。上海图书馆藏《鹄湾未刻诗》（又名《岳归堂未刻诗》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《鹄湾未刻古文》。

除诗文别集外，在总集和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一些谭元春的诗文。其中以《人琴集》和《诗慰》收录为多。《人琴集》，明钱继章编，清初刻本，本书收录明末七家诗选，其中有谭元春的《鹄湾遗稿》一卷。《诗慰》，清陈允衡编，清顺治刻本，其初集中收录二十家明人诗选，内有谭元春的《岳归堂集选》一卷，《鹄湾集选》一卷，《岳归堂遗集选》一卷。《人琴集》和《诗慰》的传本也罕见，北京图书馆有藏本。

谭元春晚年用五六年时间苦心研究《庄子》，写下《遇庄序》和《遇庄总论》三十三篇，高世泰说：“《遇庄》数篇，神传蝶梦。”^⑪谭元春自己也自信对《庄子》的见解“不谬不僻”^⑫。《遇庄总论》是研究谭元春的重要文献，可惜今存明刻本《遇庄总论》已残缺不全，幸喜在谭元春评、明崇祯八年张溥刻本《庄子南华真经》三卷中还保存着各篇总论，可供阅读。

上述著作对重新评价谭元春，似可作为依凭。

注：

①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。

②③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钟惺谭元春传》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·诗归》提要。

⑤如1983年第3期《文学遗产》载吴调公《为竟陵派一辩》长文。

⑥《谭友夏合集》卷六《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·其四》。

⑦《谭友夏合集》卷十二《退谷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⑧《明史·钟惺传》。

⑨《谭友夏合集》卷十二《退谷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⑩《谭友夏合集》卷二十三钟惺《简远堂诗序》。

⑪高世泰《谭友夏先生乡贤檄》。

⑫《谭友夏合集》卷六《与舍弟五人书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